

最纯洁的眼神，最干净的情感，
引领站在十字路口的十五岁，
明白爱的真谛……

远方

李东华

著

de

矢车菊



远方

李东华
著

de

矢车菊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远方的矢车菊 / 李东华著. —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5353-3344-3

I. 远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少年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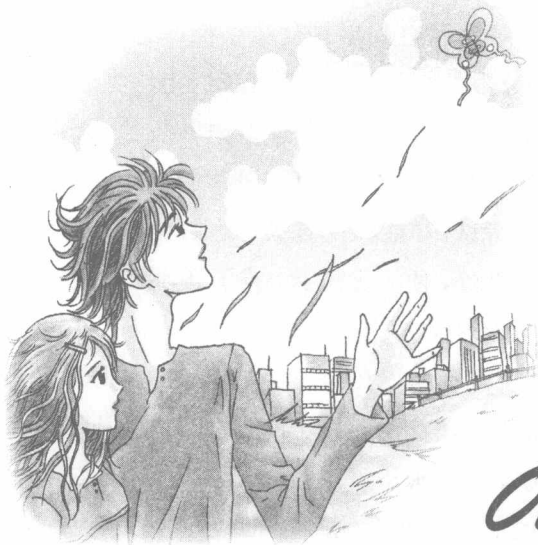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6392 号

书 名	远方的矢车菊				
©	李东华 著		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87679199 (027)87679179		
网 址	http://www.hbcp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@vip.sina.com		
承 印 厂	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		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		
印 数	1—10 000	印 张	6.5	字 数	95 千字
印 次	2006 年 1 月第 1 版,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			
规 格	880 毫米×1230 毫米		开 本	32 开	
书 号	ISBN 7—5353—3344—3/I • 763			定 价	12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有些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结束，如同被风吹落的蓝色矢车菊的花瓣，静静地沉淀到梦的深处。当过往的风，不经意间翻开仓促的年少岁月，很多往事已在空气中慢慢氧化，锈迹斑斑。但那一抹深蓝、淡蓝色的记忆，却依旧在轻轻地、轻轻地呼吸。





“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”

那几天，妹妹韦一晴老是翻来覆去地唱一首歌——确切地说，是唱这首歌中的一句。歌的名字叫《遇见》。

韦一鸣就嘲笑她是个爱做白日梦的花季小女生。那个时候，他不知道有个故事正在等着他。他生命里要遇见的那个人，就在不远处。

生命是一个谜，你不能预知谜面，更不能把握谜底。

那是上初三后的一个星期天，十一月初，期中考试刚刚结束。



别人都在疯狂地复习功课，韦一鸣和死党申舟却在他家小区的一块空地上踢足球。

韦一鸣之所以和申舟臭味相投，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宣言：分数是一根胡萝卜，可我们拒绝当驴子。他们瞧不起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，也看不上一天学三十六小时依然考不及格的笨瓜。他们平时吊儿郎当，成绩垫底，可一到升学考试，却能涉险过关。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么一类人，除了智商高之外，便一无所有，难道还不该挥霍一下自己的聪明，多干点与学习无关的事吗？

韦一鸣带球跑动的时候，自我感觉良好得像贝克汉姆，目光锐利，如同一只发现了兔子的鹰。可是当他停下来，也许只是短短的一瞬，他凝神望着远方，又超越了远方，眼睛蒙上一层淡淡的忧郁的蓝色。好像他面对的不是钢筋水泥的森林，而是云海奇峡，灵魂渺渺地飘出了躯壳。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这是大家听得烂熟的一句话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显然，韦一鸣并不愿意把两个窗户都打开示人——他额前的头发很长，把整个右眼都遮住了，就像挂了一副窗帘——他用左眼看世界，用右眼思考世界，可是不愿意把思考的结果与人分享。不过，窗帘的作用，既是一种拒绝，又是一种诱惑。班上许多女生都喜欢盯着他的右眼看，等着有风吹来，或者他一甩头发。

两个人吆三喝四的，正踢得热火朝天，一个女孩的身影从天而降，像一只蝴蝶，翩翩地停在花坛旁。当然这都是申舟一个人



发现的。韦一鸣对漂亮女孩向来不感兴趣，他最看不得她们那副“我很漂亮，你不宠我你宠谁啊”的模样。就像妹妹韦一晴，好像男生天生就该向她献殷勤，谁不献殷勤谁就有罪，至少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审美水准低下。

申舟和他恰恰相反。申舟就像星工厂派出的星探一样，对漂亮女生格外留意，仿佛漏掉一个就严重失职似的。那个女孩一出现，申舟就开始心不在焉，有一阵，甚至把足球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样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一动不动，两眼像被那女孩钉住了一般。韦一鸣很生气，一脚把球踢到他的脑门上。但是申舟一点也不在意，甚至都没想到要把脑门子上的球印擦掉。他把韦一鸣招呼过来，朝旁边努努嘴：“你看！”

韦一鸣四处张望了一下，什么也没看见：“什么？”

“喂！你是真的有眼无珠还是假装柳下惠？有超级美女在此啊！”韦一鸣的迟钝让申舟急得直跺脚。

韦一鸣顺着申舟手指的方向，目光越过一片草坪，两排叶子还青绿的国槐，看见一个女孩正弯着腰，站在花坛旁，那样子好像在嗅花香。花坛里红的黄的菊花开得正盛。

正是黄昏时分，天阴沉沉的，但落日还是从云层后挣扎出来，像煎得不老不嫩的蛋黄，摊在天空这个灰色的大盘子里，橘黄色的余晖给天地万物镀了一层金。女孩背对他们，面朝夕阳，只看到阳光为她勾勒出的金色的轮廓。

韦一鸣漫不经心地收回目光：“也是一个脑袋两条腿，和别人没什么两样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赶紧踢球！”



申舟的眼睛眯缝得很厉害：“漂亮吧？比你妹妹韦一晴还要漂亮！我敢说咱们学校找不出一个这么漂亮的MM。”

韦一晴是他们学校公认的才貌双全的公主。

韦一鸣不耐烦地说：“你的眼睛是望远镜还是X射线？隔着十万八千里，又是看背影，就能看出漂亮不漂亮啊！”

“喂！她是你们楼上的吗？你认识她吗？”

韦一鸣摇摇头：“小区这么大，我哪能个个都认识，你当我是门卫啊。”

“奇怪啊，我经常来你家，怎么从来没碰上她呢？”

韦一鸣气呼呼地说：“今天可是你软磨硬泡要出来踢球的，你到底还踢不踢啊？”

申舟理都不理韦一鸣，摸摸光头，眯着不笑也像在笑的小眼睛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怎么才能和她搭上话呢？”

韦一鸣气哼哼的，好像牙疼的样子：“看我的！我来成全你！”

就像那女孩是个无人把守的空空的球门，韦一鸣狠狠地一铲球，球腾空而起，呼啸而去，穿越草坪和槐树，不偏不倚朝女孩飞去，砸在了她的后背上，简直比导弹还要精确。如此精准地射中目标，连韦一鸣都大感意外，呆在那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说老实话，这是他有生以来踢得最好的一个球。

女孩显然吓了一跳，倏地转过身来。

申舟“砰”地当胸给了韦一鸣一拳：“干吗呀，你？”

韦一鸣满不在乎地回敬他：“球又没长眼啊，怪她自己运气不好！”接着，坏笑：“你不是想和她搭话吗？看我给你创造了多



好的机会啊！”

申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女孩跑去，准备无比真诚地向女孩道歉，当然，再顺便打听一下她的来龙去脉。韦一鸣也跑过去，不过，他不是去安慰女孩，而是去捡足球。

可是，很快，他也跑到女孩的跟前，因为他听见申舟正在大声地“诋毁”他：“他是我们班有名的臭脚！你可不知道，越到比赛中，他的脚就越臭！有一次，我们班和二班比赛，最后二班1：0赢了我们，你知道这个球是谁踢进我们班球门的吗——就是他，就是韦一鸣，他老喜欢自摆乌龙！”

说一个男孩子踢足球脚臭，就好比说一个女孩子长得像恐龙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韦一鸣拍拍申舟的肩膀，朝他冷冷一笑：“你什么时候成小说家了，这么善于虚构。”

韦一鸣用的是内功，只轻轻一拍，就疼得申舟咝咝地吸着冷气。搁在平时，申舟早已火冒三丈，他的脾气也像干透的柴火，一点就着。但他现在好脾气地笑笑，样子非常绅士，而且努力使自己的公鸭嗓子能发出像播音员一样浑厚、柔和的声音，他向女孩微笑着说：“脚臭，脾气坏，成绩差，是他的三大法宝。”

申舟一个劲地说韦一鸣的坏话，好像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他们两个男人，只要把韦一鸣打倒了，那么女孩就是他的了。韦一鸣一下子明白了申舟这点花花肠子。

“你别理他！他从幼儿园里就开始追女孩，结果，大夏天的，幼儿园的阿姨请他出去晒太阳。”韦一鸣跟女孩说。

“瞎说！”申舟气急败坏，“那不是追女孩，是追着一个女孩



到处跑，她摔倒了，结果……。”

“是啊，那不就是追女孩吗？我说得没错啊！”

申舟有口难辩：“是追着女孩跑，不是追女孩……。”

韦一鸣看着他脑门子上直冒汗珠，而那个黑球印像邮戳一样还盖在上面，被汗水冲得黑一道灰一道的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女孩也笑了，一边笑一边拍打后背上的球印。她穿着蓝色牛仔褲，白色风衣，黑色的球印像一朵盛开的黑牡丹，无论怎么拍都拍不净，好像尘土已经渗透到风衣里去了。

申舟厚皮老脸地说：“我替你拍拍。”

“不用，”女孩干脆利索地说，“回家洗洗就好。”

申舟继续表示关怀：“不知道后背有没有砸青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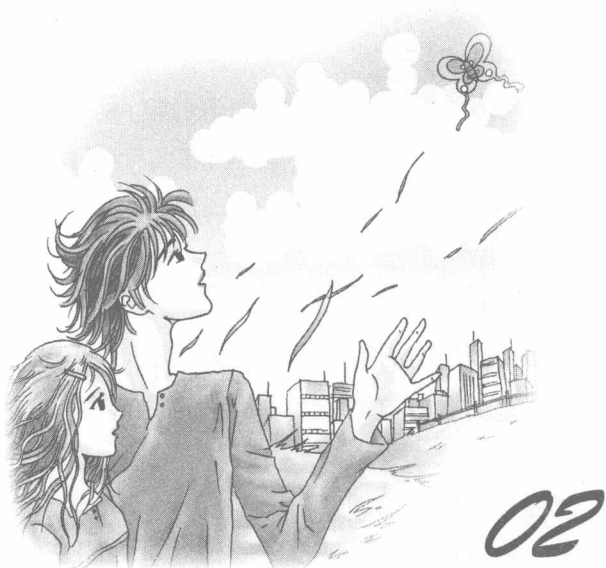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关系，”女孩“哧哧”笑着说，“我的后背好歹比你的额头硬吧。”

“糟糕！丢脸！”申舟恍然大悟，一把捂住额头，朝韦一鸣大嚷，“你这该死的家伙！”

女孩笑着给申舟递上一片纸巾，申舟手忙脚乱地擦半天，洁白的纸巾立刻一团乌黑。

韦一鸣这时才认真地看了女孩一眼——他本来等着女孩大发雷霆或者嘤嘤哭泣的，就像妹妹那样。





“你从哪里来的？怎么看着好面熟，倒像在哪里见过。”申舟问那女孩。

女孩哈哈大笑，答非所问：“你一定特别爱看《红楼梦》吧？”

申舟一头雾水：“什么？”

“你刚才问我的话，和宝玉见黛玉时说的话一模一样。”

申舟脸红了，赶紧换个问题：“你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韦一鸣不想加入他们的谈话，但他并没有走开，而是在一旁用脚颠球，耳朵却支楞着，听他们说什么。



“你是问我的什么名字？乳名、学名、网名还是笔名？”女孩笑着说。女孩一笑起来，就像空中有一串银铃铛在摇。

“都想知道。”

“你可真贪婪！乳名保密。学名嘛，莫亦萝。”

“好听！好听！”申舟先是连声赞叹，而后又问道：“哪几个字？”

“莫愁的‘莫’，藤萝的‘萝’，其实就是萝卜的‘萝’，‘亦’是‘也’的意思。”

“很诗意呵！”

“哈哈，其实很简单，我爸爸姓‘莫’，我妈妈姓‘罗’，我是姓‘莫’的也是姓‘罗’的孩子。后来他们觉得‘莫亦罗’不像个女孩子的名字，就改成了萝卜的‘萝’。”

“你是他们爱情的结晶——这个名字真美。”申舟的话一出口，韦一鸣就在心里大笑不止——申舟什么时候变成诗人了，话说得比夜莺唱的还婉转动听。

申舟又轻柔地问道：“那网名和笔名呢？”

“网名嘛——蓝色矢车菊，笔名嘛，暂时还没起，因为不是作家。”女孩大笑起来。

“什么菊？”申舟眨巴眨巴眼，使劲盯着面前的这个女孩，好像她是从火星来的，她说的话全是密码，不容易破解。

女孩哈哈大笑：“你像个查户口的警察一样盘问我，那你呢？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。”

“我叫申舟。”

“几号？”女孩问道。



“什么？”申舟摸不着头脑地反问道。

“你不是说你是‘神舟’吗？你是‘神舟’几号呀？”女孩笑问道。

韦一鸣停止颠球，说：“他是‘神舟’X号，因为他永远也升不了天。”

女孩笑起来，她朝韦一鸣抬抬下巴，问申舟：“那，你这位踢球不进球门，只砸别人额头和后背的朋友叫什么？”

“他吗？”申舟听了女孩的话高兴地笑起来，“他叫韦一鸣。”

“韦一鸣，”女孩耸耸肩，“不鸣则已，一鸣则惊人矣。”

“咦？你怎么知道他的口头禅？”申舟好奇地问那女孩。

“顾名思义呗。”女孩说。

“他经常这么吹牛，可惜啊，他到现在也没有鸣过一次。”申舟说。

“他不是‘一鸣惊人’，而是‘一踢惊人’。”女孩笑着说。

申舟又一次大笑起来，笑得很夸张，他还连连夸那女孩说话幽默。

幽默个鬼！韦一鸣心里想。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多看了这女孩几眼。女孩的眼睛让他想起波特莱尔散文中的一段话：“在我走过一家小咖啡馆时，一个乞丐把帽子伸向我，并投来令人难忘的眼神，如果精神可以晃动物质，如果磁疗郎中的目光能给葡萄催熟，那么，这种眼神也会推翻皇帝宝库的。”是的，如果精神可以晃动物质，那么，女孩比溪水还要纯净的眼神，是可以把这个肮脏的世界清洗一新的。她的头发是深栗色的，长长地披散



下来，有一点点自然卷曲，风吹过来，就像微微晃动的波浪。她的额头是光洁的，坦荡的。那小巧而挺拔的鼻子下面，是两片薄薄的月牙形的嘴唇，一笑，就露出整齐的洁白的牙齿。她的下巴微微上翘，使她的样子充满稚气，总像是在向谁撒娇。

“我刚一见你，差点叫你朴树——你长得和朴树简直一模一样！”女孩看看韦一鸣，平静地说。

韦一鸣看她一眼，又飞速地移开了视线，表情很淡然：“不对！是朴树长得和我一模一样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女孩笑起来，“朴树是我的偶像，说你像朴树，是恭维你，没想到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。”

申舟安慰她：“流行音乐一直不入他老人家法眼，不过，朴树是唯一一个能让他勉强接受的流行歌星。你知道，他只喜欢一首流行歌曲。”

“《生如夏花》。”女孩说。

“见鬼！你怎么会知道他最喜欢这个？”申舟惊讶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“哈哈，是巧合吧。因为一见他，我就想唱《生如夏花》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。”

“是吗？”韦一鸣皱起眉头，一丝讥诮的微笑爬上他的嘴角，“那我岂不成了《生如夏花》的活广告？”

女孩笑着说：“你干吗老是皱眉头？让人搞不清你究竟是胃疼呢还是在思考深奥的哲学问题。人生没那么复杂的，你该向草履虫学习，做个单细胞生物，头脑简单才能活得快活！”



“我的天！”申舟指着韦一鸣大叫起来，“他的网名就是‘草履虫’，他的事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就像是他肚子里的一条蛔虫。”

韦一鸣和女孩的目光立刻碰在一起。这一次，韦一鸣没有逃避，两个人足足对视了有三秒钟。是女孩的眼睛先撤退的，她转而看着申舟，先是惊讶地微微睁大眼睛，继而朗声大笑：“我是能掐会算的小女巫呀！”

韦一鸣看见女孩背着一个造型可爱的小背包，小背包的带子上串着一串五颜六色的小星星。赤橙黄绿蓝，一二三四五。他像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，在心里默数了一遍。一共五颗。五颗幸运星。

“喂！”他问她：“你书包上挂着五颗小星星干吗？”

“这个嘛。”女孩说，“这代表着我今天已经遇到五件让我感到快乐的事了。”

“天天统计吗？”韦一鸣好奇地问。

女孩点点头。

“什么？”申舟叫起来，“从来没听说有人天天统计一天遇见了几件快乐的事。”

“也许快乐在她就像沙里的金子，需要一粒一粒捡出来。”韦一鸣说。

“是啊，”女孩点点头，“遇到一件快乐的事是多么不容易啊，还不该值得纪念吗？昨天我的背包上挂了八个星星，今天，我希望我能超过昨天的记录。你看，遇到你们也该算一件高兴的事吧！”

女孩打开背包，从里面摸出一条一厘米宽的紫色彩条，刷刷



刷，几下子就叠成了一颗紫色的五角星。她把这颗小星星捧在掌心里，欣赏了半天，就像在欣赏一个梦。随后，她把这颗紫色的小星星串到了星星串上去。

“你们瞧！”她高兴地喊道，“已经有六颗星星了！”

“遇到我们算高兴的事吗？你可是被球砸得很惨啊！”申舟说。

韦一鸣一听这话，狠狠地瞪申舟一眼，这家伙，今天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！

“是啊！我当然希望是被天上掉下的馅儿饼砸了，而不是被球砸。但是，认识你俩还是让人很开心啊。”女孩笑着问他俩，“你俩猜猜看，我在睡觉以前，还能遇到几件快乐的事？”

韦一鸣耸耸肩：“如果我是《皇帝的新衣》里那个小孩，那我会告诉你——也许一件也遇不到。”

“会吗？”女孩怀疑地说，“不会那么悲惨吧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就努力做两个好梦吧！”

韦一鸣定定地看了她半天，问道：“你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好像从没见过你。”

一阵风吹过来。韦一鸣抬头看看天，奇怪呵，这是十一月，却像是六七月的天气，夏日的天，孩子的脸，刚才还有太阳呢，才多大一会儿，太阳不见了，天更阴了，一些小雨点有意无意地落了下来。

“我呀，”女孩伸出手，她的手掌白皙而小巧，像睡莲的花瓣，轻轻接住雨点，笑着说，“从天上来的。”



然后，她朝他俩摆摆手：“我走了。”

申舟马上说：“你要回家吗？我送你回去吧。”

“不，我不回家。”女孩转过身，笑着说，“昨天我坐车来的时候，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湖，里面满是枯萎的荷叶，湖边全是垂柳，美极了。可惜当时在车上，无法下来，现在我要去看看。”

“那是明湖，本来就有‘三面荷花一面柳’的说法。”韦一鸣说。

“哎！等雨停了我带你去吧！”申舟朝她喊道。

“可是我就想看看雨中的湖和雨中的荷叶是什么样子呢。”女孩说。

“可你没打伞啊，你会淋坏的。”申舟着急地喊道。

“没关系啊，我可没你那么娇气，不就是一点小雨嘛。”女孩边说边走远了。

韦一鸣望着女孩的背影，捅捅申舟说：“赶紧回家拿了雨伞去追她啊。”

申舟说：“你说她是哪里来的？那气质简直不像是地球上的人，太漂亮了！太迷人了！”

韦一鸣撇撇嘴：“也许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。你看，她又数什么一天遇到几件快乐的事，又要看什么雨中的湖、雨中的荷，还不打伞，这是正常人的举动吗？准是个精神病患者。”

申舟将信将疑地说：“会吗？不会吧。”

韦一鸣笑着说：“有什么不会的？你喜欢的女孩，有几个是正常的？”

申舟一拍大腿，懊恼地说：“忘了问她住哪里了。”

